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親愛的弟兄們：

在馬德里的召會開始於五年多以前，作為在主恢復裡的召會，享受時代的職事，不受巴西工作的影響。二〇〇五年左右，一位巴西弟兄 Fernando Aquera 來到馬德里。以下為自那時以來 Fernando 在馬德里活動的情形（見附件一：Aponte to Davis and Lewallen 函）。

1. Fernando Aquera 事先沒有與當地帶領弟兄交通或知會他們，就向馬德里召會的聖徒分發唐懋毅的書刊。為著這個工作 Fernando Aquera 在他家中另設一個奉獻箱。他告訴弟兄們不再分發，卻仍舊分發。這些書刊已在馬德里的聖徒中間引起混淆。

2. Fernando 與其他巴西同工們到西班牙其他城市旅行，向當地召會分發唐懋毅的書，再次在聖徒中間引起混淆。透過從巴塞隆那 Cordova, Huelva, Malaga, Valencia, Valladolid 召會和聖徒們的來電，在馬德里的弟兄們確知這些活動。至少在一處召會中，Fernando 與同他一起的人，反對關於一個出版的交通，批評水流職事站，並公開推廣唐懋毅的職事。

（見附件一：Aponte to Davis and Lewallen 函）。

3.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當 Hector Aponte、David Martinez 和 Cristaldo Ceveriano 當面質問 Fernando 的活動時，Fernando 聲稱 Joe Davis 曾與馬榮民交通過巴西弟兄的工作，並且知道 Fernando 和其他巴西同工們在歐洲所作的工，也同意這工作。（見附件一：Aponte to Davis and Lewallen 函）。

4. 後來 Hector 告訴 Fernando，他有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九日 Joe Davis 給馬榮民和 Joao Antonelli 信的副本（見附件二：Davis to Ma and Antonelli 函），這封信寫於他們在倫敦的聚會之後，就是在那次聚會中 Fernando 聲稱 Joe Davis 稱許他們的工作。Hector 將這封信摘要知會了 Fernando。信中，Joe Davis 在得知巴西弟兄們在歐洲獨立的工作後並沒有稱許，反而表達了驚訝和關切。Fernando 只好不情願的承認，他早已知悉該信的內容。

5. Fernando 接著在馬德里三位弟兄面前提了以下幾項指控和主張（見附件一：Aponte to Davis and Lewallen 函）：

a 水流職事站和同工們不誠實，竄改每一次與唐懋毅及其同工的交通內容。

b 當一個執事死去，他的職事就過去，另一個執事就進來履行他自己的職事。他所指的前者是李常受，後者是唐懋毅。

c 『職事』的出版，不符合乎聖經。

d 唐懋毅是現今時代的職事。

e 歐洲有十處召會，不信任水流職事站，或在西班牙的眾召會。

f 在馬德里的弟兄們並不知道最近由朱韜樞所引起的風波，也不知道八〇年代後期風波的真象。Fernando 也稱義蘇民強，並且將那次風波及另外兩次風波的責任歸究於李常受和同工們。

二〇〇七年三月五日 Hector、David 和 Cristaldo 寫信給 Fernando(見附件三、四 : Aponte, et al to Aguera)，重述了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交通大體的內容。該信請 Fernando 如對其內容有意見，可提出更正。但至今，Fernando 沒有提出任何的改正。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Sherman Robertson、Paul Hon 和 Victor Molinda 到達馬德里。他們說曾於六月十八日與 Fernando 在巴塞隆那見面，而 Fernando 向他們表示 Joe Davis 知道並同意 Fernando 在西班牙作的工。然後 Hector 告訴三位來訪問的弟兄有關 Fernando

的事，也題到 Fernando 在搬到巴塞隆那以前，事實上在二月那次聚會以前，就很清楚知道 Joe Davis 所寫那封信的真實內容了。

除此以外，顯然的唐懋毅的工作將工人們送到西班牙來作自己的工、分發自己的書刊、設立訓練中心、在西班牙原有召會和歐洲同工們之外，設立召會和『擘餅聚會』（見附件五、六： Nelson 和 Fabio Batista 來的電郵）。所引用的文件均具唐懋毅獨立工作的特色，也顯出其同工無意與現有的眾召會和同工們交通，也不認同他們。

尚有許多其他細節，不及詳述。

代表在馬德里召會

你們在基督裡的弟兄們

David Martinez、Hector Aponte 和 Cristaldo Ceveriano.